

The Ornament of the Mahayana Sutras - Pa...

来源：<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G7dXqs1FNuI>

讲师：

我们继续讲皈依的理论。皈依经常被归类为某种仪式，涉及典礼的仪式。但——我不是说这种理解不正确，那不是我要说的。当然，仪式和典礼确实有帮助，这为道上的行者创造出一种合适的个人氛围，包括做这类念诵："我皈依佛法僧"等等，这巩固了决心以及某种确认。但是皈依远远不只是一个典礼。

如今天上午所讲，根本上，皈依是一种接受。是的，它是一种接受，基本上是接受某种实相。例如，如果我们接受佛陀关于"一切和合事物皆无常"的教导；当我们接受"一切和合事物皆是无常"、"所有烦恼都是苦或苦因"时，这是一种接受。基本上你是向它臣服，你是……怎么说来着？你是躬身……"躬身礼拜"是非常有神论的词汇，我不是说用这个词是错误的，我们当然可以使用它，我们甚至可以有身体上躬身礼拜的仪式，像是顶礼之类的。但是真正的皈依，是接受那个实相。

而且一般来说，不仅接受实相，也接受揭示实相的人——在这里就是佛陀，因此我们皈依佛。然后是接受这样的团体，基本上就是加入该团体、服从那个团体，也就是僧伽。这是皈依的一般性理论，不是吗？

在大乘中，对佛、法、僧的接受要再宏伟一些。例如接受：无论我们具有何种染污，我们看似有永无休止的各种情绪，但我们心的真实本性是佛。所以，它更宏伟、更伟大。并且，当我们说"皈依法"时，在大乘中，是指接受这样的实相：我们的心投射出的一切，全都不是本具存在的。这是我们反复强调的——基本上，轮回、涅槃、佛的功德、佛、法、僧，这些全都不是本具存在的。

道——正如《般若波罗蜜多心经》所言。《心经》中有四个层次的前往超越：揭谛，揭谛，波罗揭谛，波罗僧揭谛。从第二个"揭谛"开始，到"波罗揭谛，波罗僧揭谛"，可以说这些构成了大乘的特点。

即使没有任何典礼或正式仪式，只要一个人接受：[一] 一切和合事物皆是无常；[二] 基本上一切烦恼是苦因或苦；[三] 一切现象皆无本具存在的自性；[四] 涅槃超越极端——如果能接受这些，就是在皈依。若能接受自己的心性，那么就是在皈依。

现在，再稍微更详细地阐述。我们之前在讨论：什么是大乘皈依的特点？例如它与声闻乘的皈依有何差异？我们已经讨论过其中一个特点：具有正确的空性见地。下一个是：具有福德与智慧二种资粮。

大乘的皈依同样与两种资粮息息相关——福德资粮与智慧资粮。大乘可能比其它乘更重视二资粮，但是我要指出，一般而言，佛法之道必须具备二资粮，无论你依止哪一乘，都必须具备二种资粮，包括声闻乘传统在内。没有一种佛法之道是只相信福德的法道，仅仅通过布施、持戒等来积累福德，是一条不完整的法道。这就是为何声闻乘教法会讲授阿毗达摩（论藏）——阿毗达摩是关于智慧的博大教

法，因此智慧资粮非常重要。同样，例如在声闻乘传统中，我们有各种方法，例如供僧，向殊胜对境供花、供香等等，还有供养出家人；但同时也有通过止观积聚智慧资粮的方法，止观占据声闻乘传统一个非常大的部分。

顺便我想说——我总是忘记讲这个，我必须指出：当我们在这里说声闻乘时，我们应当谨慎，因为我们谈到声闻乘时，并非一定是在谈上座部。因为在上座部系统中，他们有完整的法道——从证得阿罗汉果位，直至证得大般涅槃，即佛果。所以从技术层面或学术层面而言，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地方。

回到福德与智慧。福德与智慧可说是相互依存的，为了得到智慧，就需要福德。所谓福德，基本上是指能力：理解实相的能力，维持理解实相的能力，热切追寻实相的能力，甚至包括对佛法的渴求、好奇，想要听闻佛法、想要思维佛法——基本上，那就是福德。

福德不是普通的那种幸运。我们讲到幸运时，往往是在讲与物质相关的事物，像是利益、权力、名望之类——如果幸运，就会拥有那些。但从灵性的角度来看，如果你有很多的利得、很高的名望、很大的权力，却可能成为对灵修之道的一种阻碍。因此从灵性的角度来看，拥有那些反而可能是一种不幸。所以我们讲的福德，是指能理解佛法的福德，有福德能过高尚、健全、和谐的生活，某种简单或调柔的生活——这就是福德。菩萨们通过很多很多方法来获取这种福德，例如五种不同的波罗蜜，像是布施、持戒、修持安忍等等。

接下来是智慧——我们说的智慧、智慧资粮，基本上是指能够了解实相，换言之，是不被自己的迷妄所左右。重要的是要注意：当我们谈论智慧时，不是在谈非常聪明、非常机灵或非常机智。同样的，你可以非常聪明、天赋异禀、非常精明，但是如果这些都不能将你从迷妄、骄傲、自我、种种原则或束缚中解脱出来，那么这种聪明才智并不是真正的智慧，它只是世俗的聪明，仅此而已。你需要牢记这一点：基本上，这里的智慧，是一种不受迷恋、迷妄、二元分别所影响的心理状态。

例如，只是给大家举个例子——今晚你对所爱之人道晚安时，只要能有一瞬间想到：也许明天就见不到了，这可能是最后一次见他。这是最后一次，因为无常随时可能袭击我们。如果你有片刻这样的觉知，那就是一种开始从“肯定还会再见”的迷妄中解脱出来的心。基本上，那种更接近实相的心，就是智慧。

如前所说，这二者相辅相成。没有福德，就不可能有智慧；同样的，没有智慧，获取福德的方法也会非常盲目、非常缓慢、非常迂回冗长。

以布施为例。如果你修持布施，如果你给人一杯水，你是带着想要消除他口渴之苦的正确动机，并且怀抱真诚的善意而给出这杯水时，会产生福德，会有很大的福德。但甚至更好的是，布施这杯水时思维：作为布施者的我、作为布施物的这杯水，以及索求水的布施对象，这些都只是我的投射；布施这个行为仅仅是我的投射，就像月亮在水中的映像，它是一场梦，是一个幻象。幻象——我没有说幻象

不存在，毋庸置疑地有显相在那里，显相肯定是在那里，但是它不具有真实存在的自性。如果布施时能有那样的了知，那个布施会有更大的福德。我忘了细节……在佛经中、在释论中，佛曾经反复说过：有一两万倍更多的福德。

因此，这就是为什么……例如在大乘中，回向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，无论你做什么善行，完成后都会回向功德，而这又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技巧，这是大乘的精明之处。你积累了福德，非常少量、很微薄的福德，例如布施一杯水，就这样，是很微小的举动——水很便宜，经济划算，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东西，怎么说来着？不涉及太多的苦行或牺牲。但是你可以把这转化成一项非常大的善行。

举例来说，我们可以在开始时思维：为了帮助一切有情的证悟，我要布施这杯水，愿这布施水的行为成为一切有情证悟的因。凭借这个正确的发心，这微不足道的布施行为已经变成十亿倍的放大。令这个福德如此增长之后，你回向功德。因此，这布施水的微小善行，不但已经通过正确的发心而成倍增长，而且你现在甚至还回向这一福德，于是通过一个福德，你又制造出第二个福德、更多的福德——借由把它回向给有情众生而做到。

然后如前所说，如果你结合智慧：无论我回向什么福德，它不过如同阳焰一般，不过如同水中月，只是幻相，并非实有——如果能够结合这样的智慧，那么布施一杯水的微小善行，会变成完整的大乘法道。实际上，过去许多大乘大师都说过：行善其实十分容易——这显而易见，只是因为我们非常懒散、怠惰、缺乏正念，出于某种原因，我们就是不做。其实行善是非常、非常、非常容易又力量强大的。

接下来再回到皈依。大乘的皈依行为以两种资粮做庄严：福德资粮与智慧资粮，这是一方面。

下一个是悲心。悲心非常重大，犹如大乘的脊梁，基本上是一种全然的同理心，完全站在他人立场考虑问题，全然理解——这类的悲心行为，我可能稍后再解释，但我想后面的章节会讲到悲心，因为悲心是一门非常大的学问。就目前而言，要记住：在大乘中，悲心并非只是一种同情心。严格来说，大乘的悲心实际上来自对空性的理解。

佛经中有一个很好的例子：一位母亲有两个孩子，其中一个孩子有所谓实际的问题，比如说头痛、胃痛之类的，母亲非常忧虑。而另一个孩子有妄想症，或可说另一个孩子是疯癫的，会幻想一些事情。那么母亲会更担心这个孩子，因为母亲知道，这个孩子脑中的事情实际上都不存在，但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？非常困难。这是某种实际上有、却又非实体存在的问题，在孩子脑海中出现的一切是如此强烈、如此迷妄，那些妄想毁坏一切，因此母亲更加忧虑。

和上述情况类似：菩萨了解现象的如幻面向，同时菩萨看着那些尚未理解生命之如幻面向的众生——这些众生对生命依然充满幻觉，依旧认为生命真实存在，认为一切都是实有——一切，包括希望、恐惧、得、失、快乐、不快乐、关注、漠视，这一切对凡夫来说全都如此真实。菩萨知道那些没什么大不了的，但你们就像有妄想症的孩子般会那么思维。这是一种较容易理解大乘悲心的方式。

大乘的悲心真的不仅仅是同情心，大乘的悲心深深根植于对空性的理解。因此，这就是我昨天讲的——表面上人们可以说所有宗教都很相似，他们可以那么说，但根本上它们是不同的。佛教的悲心概念与基督教不同，佛教的悲心与很多其它宗教都不同。为何？因为佛教的悲心是基于空性的理念，知道这一点极为重要。

如果能够理解这一点，你就能理解像是净土宗、阿弥陀佛净土这样的佛教方法。这里我之所以插这么一句，是因为汉传大乘佛教中有净土宗这个美妙优秀的传统——我相信是这样，我有注意到。净土宗很重要，请务必保持它，你们不能失去那个传统，因为净土宗的修持在非常大程度上，是以根植于空性的悲心为基础。

不要忘记这一点，否则你的阿弥陀佛净土就无异于其它宗教的天堂——你相信一个叫阿弥陀佛的神，你信任他，呼唤他的名字，然后获得救赎，如同佛教的福音派传教士。当然，我们是那样做的，那肯定也会有利益。你一在别人耳边提到佛的名号，就是在创造某种连结，某种机缘。这也是我们建造佛像的原因——我们在室外建造光灿耀眼的巨大佛像，就是为了创造那种因缘，创造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。其实不仅是佛像，有时候我们应该大喊“南无佛”，在地铁里或其它地方大喊，真的，如同高声持诵咒语一般。但同样地，我们必须小心，因为我们不想破坏佛教徒的形象，所以这也需要某种善巧。

好，下一点。这听起来实在像大乘沙文主义，但你们必须听闻这一点。不过我必须先说明——我之前曾强调过这个，记得吗？我们谈到声闻乘时，不一定是指缅甸或斯里兰卡等地，而是指那些满足于阿罗汉境界的人，简而言之，就是不敢企求佛果的人。那些人希望只用三年——“即使三年也太长了，但还可以忍受”——“三无量劫？还是算了吧！”“我只想自己证悟，其他人我不管。”“总之，在帮助他人的过程中，我可能会分心……我可能会变得非常自我中心，我可能丧失自己的法道。”

帮助他人很危险，是有风险的事，知道吗？帮助他人是最危险的事了。因为突然间你开始有追随者，突然有人想和你合影，有人想要各种各样的东西，然后逐渐出现狂热追随者，像邪教崇拜那样的现象。而作为道上的行者，自然会有期望，有恐惧，我们不想把事情搞砸。

当这些人在组织这场教学时，我问是否有僧众来参加？他们回答有。于是我说：天呐，竟然有出家众来参加！因为这意味着我必须举止端正，言辞谨慎——因为如果举止不当，我可能会失去弟子，想和我自拍合影的人可能会变少，那可是一大损失。当你出名一段时间之后，假设你有一百个学生，就连失去一个都是大事情，即使你又多了两百个学生，那也不够。所以，人心难以控制。

所以你们知道我是怎么想的了。你们难道不认为阿罗汉果位非常吸引人吗？让我们不要去做帮助别人这种危险的事情。我去山里关起门来，我会为他们祈祷——这样如何？我会为他们祈祷，但只管自己的事。

其实我必须说，我自己深受阿罗汉之道的吸引，知道为什么吗？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：我不会伤害

他人。如果我在山里闭关一天，那么那一天你们就是安全的，理解吗？因为你们远离我，所以那一天你们是安全的。声闻乘之道，声闻乘的其中一个主要修持，就是不伤害其他众生。所以我不会伤害别人，也许我还会为你们的幸福做些祈祷，念诵缘起咒之类的咒语——但是你们的证悟，得靠你们自己去实现。而三无量劫对我来说已经够长了。

因此我们大乘所说的，是针对这种人。我记得今天上午有人提了这个问题，它很重要——我们不是在谈上座部之类的体系，而是在谈基本上由较小目标驱动的较小发心，是针对他们的。

好，这是下一点：菩萨经常被称为“佛子”，阿罗汉则不见得如此。阿罗汉——我不知道你们是否有正确的……中文里肯定有这个词：“声闻”。“声”是声音，“闻”是听见，是的，就是这个——声闻。阿罗汉之道是听闻之道，因此有时我们称他们为“佛陀之语的孩子”，有点像那样，是佛语之子。国王可以训练大臣的儿子或其他任何人，教他们战术、战争学、经济学、领导学等等任何本领，但最终只有太子才会成为国王，明白吗？同理，菩萨才被认为是佛陀真正的继承人。

你们必须仔细听好接下来要讲的：其实这并非大乘的自我吹嘘，而是有很好的理由。因为从受菩萨戒开始，菩萨的所作所为，虽然可能微不足道，但已经是在仿效佛陀的想法和行为，所以实际上他们当之无愧。因为佛陀以一切众生为念，佛陀是从佛的境界在思虑，而阿罗汉不是这样。因此，佛子——菩萨们——的行为已经如同未来的国王一般，他们作为未来的国王被培养，基本上是正在被塑造的佛。

我们依然在讨论皈依。作为皈依的一部分，我们在讨论受皈依的人、受皈依者的不同特质。就菩萨的情况来说，由于菩萨是佛的继承人，因此他们所做的皈依，与声闻乘的皈依不同。我想我们已经简要讨论了人无我与法无我，稍后会有更详细的阐述，因此这里就不重复了。

好，大家可以提几个问题，之后我们会再短暂休息一下。

“仁波切，茶歇时有人提了一个问题：是不是见地或动机决定了一个人所依止的根器，是声闻乘还是大乘之道？例如，一个人可能对无二、人我空和法我空具有信心，但他只图为了一己的解脱而修持。”

这不可能。如果他具有对人无我和法无我的性向，这人多半……他们的发心终将变得更加广大。

“还有人提了两个问题：空性是不是等同于两个念头之间的空隙？”

不一定。这是我们有时会使用的一种技巧，但未必如此。

“第二个问题：请问您对这些灵修导师有何评价？像是奥修、阿迪亚香提、莫吉，或是埃克哈特·托利，他们创造了自己的灵修教法，拥有自己的追随者，并且鼓励证悟。”

对此我有很多话要说。从讲座一开始，我就告诉过各位：佛陀教导他所有的教法，不是因为他知道这个主题才教，而是出于悲心。他传法是出于悲心。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，我不知道该从何讲起。

包装从来不是个议题——包装是非常商业化的行为。你想要卖出自己的产品，因此你会好好包装它，然后说：“嘿，买它！”这是你包装的方式。如果最初你教学是出于悲心，而非因为你在努力贩售它，那包装就不是必须的。佛陀传法是出于悲心，同时他也知道如何与无数众生沟通，能根据受众的需求、能力、根器等等进行相应的沟通。但那是对那些尚未证悟的众生而言。对于那些从事教学工作的人，或那些从事灵修培训产业的人而言，我想包装最终会变得相当重要。

听闻这一点很重要。我不确定，但我想佛教总体来说，尤其是藏传佛教——我只能谈藏传，因为我相当熟悉它，我不了解其它佛教传统，但我怀疑情况也差不多——不知何故，我们不太擅长按照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市场进行包装。这很有趣，就像这样：比如说这瓶水是佛教，里面蕴含大量的智慧、正念、悲心、安忍等各种东西。现在来了一位很精明的灵修销售员，他倒了一点水到这杯水里，然后包装得非常精美，包装中甚至包括了“这与佛教完全无关”的手法。明白我的意思吗？“这是非宗教的，是正念！”“佛陀？不！不！不！我们跟那毫无关系。”“实际上这是科学。”他们制造、包装这个产品，使用微量的智慧，然后出售这瓶水。于是那些追随者们，甚至包括传统佛教社会的信众，例如藏族人和不丹人，会想：“哇！怎么我们佛教中没有这些？”明白吗？

我遇过太多这类事情。通常我很擅于控制脾气，但是遇到这种情形，我会想痛揍他们一顿。这太可悲了，实在非常可悲。

你们可以质疑我，但是如果你们读过《当下的力量》那本书——我相信你们有人读过——我会说八成以上都是抄袭自寂天和清辨的著作。但是当然，不提亚洲的佛教术语，像是“菩萨”这种很难发音的名称，“毗婆舍那”——那是什么？灵修贩售员不用这种术语，而是用“当下的力量”这类词语，用正念等等，这类会被精美包装的东西，可以卖给安缇那类人——安缇度假酒店，对吗？这里有安缇度假酒店吗？别的也一样，像是四季酒店——spa、水疗、四季酒店的水疗。

但是我应该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：如果你仔细检查所有这些包装，他们从来不敢，从来没能把空性加入其中，因为空性派不上用场。你不会想邀请……五星级水疗不会建议说：“请来我们度假酒店享受我们的水疗，我们有最让人放松的按摩，头部按摩、肩部按摩，还有一点儿空性。”明白吗？智慧卖不出去。而空性其实极其重要，我觉得这会拯救我们，但是……这是真的。

我不知道你们有多少人参加过内观课程。现在有那么多的内观课程，僧人在缅甸、斯里兰卡、泰国教导的内观，是正宗的内观，真的。我相信他们有不同的流派，但内观是佛教的方法，来自佛教寺院，来自佛教僧侣。但是，有很多所谓的内观，我们要小心，因为再过五十年，人们会认为内观与佛教无关。

例如你可以去日本——日本茶道，你们知道吗？很多日本人甚至不知道茶道与佛教有关。又如俳句，那是一种日本诗歌体裁，基本上是一种禅修修持。禅修不一定是笔直坐着。禅宗属于大乘佛教，在大乘佛教中，因为见地广大，所以方法也丰富多姿——禅修不一定是笔直坐在垫子上，也可以通过

茶道仪式来进行。现在它被称作茶道，但基本上是一种正念修行。你们喝过那种茶吗？其实没什么特别的，实际上我并不喜欢那种绿茶。但是，经过那些煞有介事的仪式，这样、那样、鞠躬……做完这些之后，虽然茶本身并不特别，但那完全是一种正念修行。

说到正念，五星酒店的水疗会教你什么？他们主要教你如何放松。佛教徒，尤其是大乘佛教徒，不应该关心自己是否放松。放松不是你的目标！你们应该把这记下来，你们应该把这纹在身上——放松不是目标！我们的目标是什么？解脱，涅槃，证悟！

其实如果你正确修内观，不会造成放松，其实会造成便秘。"我在担忧吗？是的。""我散乱了吗？""啊，我觉得现在是散乱的。""糟糕，我一直在散乱。""怎样才能永不散乱呢？"因此，在寺院里，在真正的寺院环境中，当弟子哭诉说"我无法专注，我专注不了"时，师父会很高兴地说："这个人终于厌恶散乱了，这是一个好的开始。"

以上就是对这个问题的概括性回答。好，我们休息一会儿。